

徐国华 著

蒋士铨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蒋士铨研究

徐国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士铨研究/徐国华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5325 - 5515 - 4

I. ①蒋... II. ①徐... III. ①蒋士铨(1725 ~ 1784) — 人物研究②蒋士铨(1725 ~ 1784)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1290 号

蒋士铨研究

徐国华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650 × 980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00,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5515—4

I · 2172 定价: 4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序

国华的博士论文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和他谊兼师友,自然由衷地感到高兴。承他不弃,嘱我为序,义不能辞。但限于个人学识,无力作全面评析,只能把初读论著的点滴感想略书于下,以求教各位专家与读者。

要提高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文学的宏观研究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宏观研究总是以微观研究作为前提,没有大量切实的个案研究奠定基础,宏观研究也就只能成为一种无根的游谈,文学史的研究当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特别在当下学风普遍趋向空疏,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又过于急迫的情况下,我们与其提倡年轻同志写大而无当的宏观论著,不如鼓励我们的同学多作一些扎实的专家、专书、专题性的个案研究。这不仅有助于年轻学子得到严谨学风的锻炼,对于扭转学界空疏的颓风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正是有鉴于此,国华从自身的学术积累出发,也从作为江西人的地域优势考虑,选择蒋士铨这样一位江右清代重要戏剧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我以为这是一种明智选择。

为作家作个案研究,由于论域的相对局限,对于文献资料的开掘,有可能、也更要求愈加完备,这对研究者而言,自然工作的难度也就更大。《蒋士铨研究》为此作所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作者不仅认真研读了蒋士铨的全部存世著作,还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地方志和清人别集,并从中阐幽发微,广征博引,既为目前通行的《忠雅堂集校笺》辑补了许多佚诗和佚文,又在前人基础上为蒋士铨重新编撰了内容更为翔实的年谱。正是由于文献资料上的力求竭泽而渔,因而弥补或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许多不足,有可能比前人更全面,也更深入的论定蒋士铨的家世、生平、交游及著作。这对蒋士铨研究实为一大贡献。

特别当作者面对蒋士铨这样一位长期以来仅以戏曲闻世,而他的多方面文学成就却长期被遮蔽的文学大家时,他更能独具识见,摆脱“文学代胜论”的传统束缚,揭开后人设置的重重帷幙,首次全方位的展示了蒋士铨众体兼备、无一不工的多方面文学成就,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蒋士铨不仅是乾隆剧坛一位著名戏曲大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清代中期优秀的诗文名家,可谓诗名与曲名并重,主脉与旁脉交辉。这恰是明清两代众多文人剧作家的共有特征,蒋士铨是这样,文人剧作家的杰出代表汤显祖何尝不是如此。国华为此所作的论析,不仅对于蒋士铨研究是一大突破,对于我们更准确认识文人剧作家这一群体,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个案研究由于论题相对集中,研究的视野自然也会受到某种限制。《蒋士铨研究》的又一突出长处,便是能用宏观眼光作微观研究。由于视野开阔,力求拘而不囿,使立论更加通达,阐释也更富有历史深度。比如,论著通过蒋士铨戏曲和江右文化内在联系的独到探索,通过蒋士铨与乾隆剧坛多位剧作家的比较对照,特别是通过蒋士铨在明清传奇三次高潮中的作用的深入考察,论证了蒋士铨在中国戏曲史上作为“乾隆曲家第一”、“雅部殿军”的历史地位。又比如,论著对蒋士铨诗歌创作的考察,同样是放在清代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放在乾隆诗坛各家创作,特别是与袁枚、赵翼两大诗家比较评议之中来进行的,从而更清晰地凸显了蒋士铨作为“乾隆三大家”的诗学贡献。正是由于论著能把作家放在文学发展的纵向与横向坐标之中,既考察其对前代文学的承传,又探索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并以同时代作家的创作作比较对照,可谓目光四射,纵横兼顾,时空交融,浑然一体。使论著既有视野的开阔,又有论证的坚实。作为个案研究,能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应是值得肯定的。

成功的个案研究,在论旨的提升上,也常常会打破固有的模式,寻求某种新的突围。研究者每每不满足于把作家当成单一的个体进行考量,而是更多的将对象作为某种文学群体的“镜像”与“微缩”来进行研究,从而由点及面,使个体研究具有更丰富的学术内涵。国华对蒋士铨的研究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尝试,他在论著中明确提出:“期望通过对蒋士铨的个案研究,为清中叶乃至整个中国戏曲史上文人士大夫作家群体的研究找到一个新的切入口。”因而在《蒋士铨研究》中,我们看到的蒋士铨,既是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独特人生道路、独特创作风格的优秀剧作家,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这一个”;但是同时又具有许多文人剧作家共同的理念、共同

的追求、共同的品格,以及共同的历史命运,又称得上明清文人剧作家的极好“典型”。正是由于个体与群体的有机融合,使个案研究从学术上得到了提升。我们不仅从蒋士铨身上看到文人剧作家以诗文为本、以教化为本、以自抒为本的创作风貌,还可以透过蒋士铨的创作活动,看到文人剧作家应对花雅争胜的种种新变和无奈。我们更可以从蒋士铨最终无力改变明清传奇衰落的颓势,而只能成为中国古代戏曲“殿军”的历史命运,看到中国文人戏剧古典时代的历史终结。论著的这些富于创意的探索,无疑为蒋士铨的戏曲创作作了最准确的历史定位,亦为中国古代文人戏曲从兴盛走向衰落梳理了清晰的脉络,这都有助于深化明清戏曲史的研究。足见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而言,既互相依存,又相得益彰。

国华考博之前,即在高校任教;博士毕业后回东华理工大学任教。嗣后,他向学之心不止,2007年进入苏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从事“乾隆三大家”研究这一课题的探讨。国华正当年富力强,加之他治学勤奋,在学术研究上一定可以取得新的突破和成就。这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齐森华

2009年10月

绪 论

蒋士铨(1725—1785)是清中叶一位享有盛誉的戏曲家、文学家。字心余,或作心畬、辛畬、莘畬、星鱼,又字苕生;号清容,南昌故居名藏园,故又号藏园居士;晚年号定甫,或称定翁、定庵;北京书斋名离垢庵,故又署离垢居士。江西铅山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蒋士铨有着多方面的文学成就,诗词文曲,无一不工。其作诗不立门户,独抒胸臆,自成一派,在乾隆诗坛颇负盛名。当时士大夫论诗,共推袁枚、赵翼、蒋士铨为三大家,其中称袁为诗佛,蒋为诗仙。蒋氏古文、词亦享盛名,《国朝诗人征略·听松庐诗话》云:“先生古文亦雅正有法,其《铜弦词》尤为独绝,或行以劲气,则磊落嵌崎;或书以深情,则缠绵婉曲。直是世间一种不可磨灭文字,不得以小词目之。”尤以戏曲成就独步一时,李调元《雨村曲话》评其《藏园九种曲》“为近时第一。以腹有诗书,故随手拈来,无不蕴藉,不似笠翁一辈优伶俳语也”。日本青木正儿推他为乾隆曲家第一,甚至称誉他为中国古典戏曲的“殿军”。蒋士铨还是一位很有造诣与影响的评点大家,他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八卷中运用评点的形式,对骈文的作法与源流及近二千年来骈文作者气体之盛衰、宗派之得失作了细致入微的评析,极富文采,颇多个人独创之见。蒋氏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忠雅堂诗集》二十七卷,补遗二卷,《忠雅堂文集》十二卷,《忠雅堂词》二卷,自撰《清容居士行年录》一卷,《忠雅堂南北曲》一卷。剧作有传奇《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冬青树》和杂剧《一片石》、《四弦

秋》、《第二碑》(以上九种有汇刻本,题曰《红雪楼九种曲》,又名《藏园九种曲》、《蒋铅山九种曲》);还有传奇《采樵图》和杂剧《采石矶》、《庐山会》(此三种和前九种又合称《红雪楼十二种曲》或《清容外集》);又有杂剧《康衢乐》、《忉利天》、《长生策》、《升平瑞》四种,合称《西江祝嘏》。当代清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曾说:“诗、曲成就双双得到同时著名评论家的充分认识和最高评价,这在整个清文学史上恐怕不得不指为绝无仅有的一家。”^①的确,蒋氏以其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

然而,与蒋士铨的文学成就与地位不相称的是,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80年代之前,学界对蒋士铨文学创作的研究却显得十分单薄。以戏曲而言,作为明清传奇的最后一位大家,蒋氏戏曲历来引人注目。大致说来,对其戏曲作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多是一些零散的印象式评点,倾向于肯定其忠、孝、节、义的题材、内容以及创作特色。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对封建文化的“价值重估”,又由肯定转为否定,甚至是全盘否定,这在50、60年代的文学史教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就诗歌而论,除了几本文学史对其作了一笔带过的描述外,蒋士铨诗歌研究总体上比较简略。蒋士铨的词、古文创作和评点文学成就则少有人涉足。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曾一度出现了蒋士铨研究较为集中、繁盛的状况:在蒋氏故里,上饶地区召开了纪念蒋士铨逝世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相继推出了一批专题性论文和专著,如《蒋士铨剧作研究》(熊澄宇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蒋士铨研究资料集》(上饶师专中文系历代作家研究室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蒋士铨研究论文集》(张玉奇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蒋士铨诗选》(吴长庚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蒋士铨戏曲集》(周妙中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忠雅堂集校笺》(邵海清校、李梦生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等,这些论文、专著的出版显示了蒋士铨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可观的研究前景。然而,此后的十余年,蒋士铨研究似乎又归于落寞,除去新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和戏曲史用不多的篇幅对他的戏曲创作与诗歌创作进行一番描述外,据不完全统计,仅有二十余篇零星的关于其戏曲、诗歌方面研究的论文发表。与“乾隆三大家”其余两家相比,一边是袁枚、赵翼研究热,一边

① 钱仲联《蒋士铨研究资料集序言》,《蒋士铨研究资料集》第1页。

却是蒋士铨研究的沉寂。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部对蒋士铨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问世。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第一,受到近代诗人轻视道咸以前清诗的影响。近代诗人,提倡“同光体”的一派,在诗歌技巧上形成一套自己的观点,对道咸之前的诗歌是轻视的。提倡“诗界革命”一派的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就说:“以言夫诗,真可谓衰弱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禛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蒋、赵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迹。”^①这些言论和主张不仅在近代诗坛上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也极大程度地增加了人们对清诗的轻视。第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封建正统文艺观的束缚,蒋士铨在诗文戏曲中,最喜言气节伦常、仁义道德之事,如他的一些叙事诗不是提倡贞节,就是褒扬孝子,可称为一个名教的拥护者和宣扬者,因此被人斥为“封建文人”、“替吃人的礼教张目”,其文学成就也因而被一笔抹煞。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江、浙、皖等地相比较,对明清地方名人的研究江西学界已有所滞后。蒋士铨虽算不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流作家,但也称得上是江西在清代文坛负有盛誉的唯一一位文学家,对这样一位数一数二的人物,江西学人尤其是治清代文学的江西学者理应展示一种积极的姿态。第四,研究方法的单一束缚了整个20世纪的蒋士铨研究,突出体现在往往就其诗论其诗,就其曲论其曲,这样往往很难得其全貌。蒋氏一生中,诗笔戏笔,双管齐下,他的戏曲创作颇得力于诗,“吐属清婉,自是诗人本色”(梁廷枏《曲话》)。蒋的传奇杂剧熔铸古文诗词于一炉。因此,不对蒋士铨的诗文作深入的研究,对他的戏曲作品也就不能作深入分析,进而也就很难对他作出全面的评价。

总而言之,多年来,我们对蒋士铨的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蒋氏不少作品具有浓厚的封建气息,对于这些作品的消极成分和不良影响,我们无须讳言;但是,蒋氏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力戒蹈袭,重视创新,自成一格,其诗词曲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无法抹去的事实,这些均值得我们后人去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此外,由蒋氏入手,探究清代戏曲史和文学史,不仅可以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而且有助于挖掘新的文学史料。有鉴于此,笔者深感有对蒋士铨其人其作品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必要。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21页。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纵横比较，研究视野趋向开阔。把蒋氏其人其作品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和世界文学的广阔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突破旧的思维模式，提高认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二是综合研究，进行多方位的开拓、多层次的掘进。蒋士铨诗文词曲书画，无不精通，皆有造诣，因此，只有研究的方位愈全面，层次愈深入，才能提高蒋士铨研究的水平。

二

鉴于蒋士铨以戏曲和诗歌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本书论述蒋氏文学创作时先论其戏曲，次论其诗歌，接下依次为词、古文创作和评点文学，共分六章。

第一章，通过稽核、翻检各种地方志、清人著述和蒋氏诗文集的相关记载，对蒋士铨的家世、生平与交游作一源流本本的考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云：“先生秀眉长身，风神散朗，如魏晋间人，而激扬风义，甄拔寒畯，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辄长歌纪之，凄怆激楚，使人雪涕。遇不可于意，虽权贵畿微不少假借，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蒋士铨的性格特征由此可见全貌。

第二章，蒋士铨被誉为“乾隆曲家第一”、“雅部之殿军”，成就卓越。20世纪蒋士铨研究的中心和重点都集中在戏曲方面，因而本章既是本书的重点，又是难点。本章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1. 蒋士铨戏曲中有着浓厚的“江右”情结，尤其是他“瓣香玉茗，私淑有年”，在戏曲创作上追步临川。自明末清初直到乾隆之际，许多人都在学“临川派”的风格，阮大铖、吴炳等求其形似，洪昇、孔尚任求其精神，蒋士铨则学得汤氏精髓，并通过描述汤氏生平的传奇《临川梦》而体现出来。平步青认为：“蒋清容先生《红雪楼九种曲》，逼真玉茗‘四梦’，为国朝院本第一。”王季烈亦谓：“蒋士铨之曲，学汤作风，而能谨守曲律，不稍逾越，洵为近代曲家所难得。”蒋士铨在戏曲创作上学汤是多方面的：大至艺术构思，小到关目安排，无不激荡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此为一；曲词典雅优美，极富玉茗所特有的“意趣神色”，此为二。讨论蒋士铨戏曲是不能忽略他与若士戏曲之间的联系。2. 藏园曲中的那些扶植纲纪、宣扬名教的成分给其后文人剧作有过一些消极影响，但辩证地来看，藏园剧作也有积

极的因素,能够摆脱旧日戏剧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窠臼。事实上,他的《临川梦》聚汤若士及其所塑造的人物、还有读者观众俞二娘等于一场戏之中,确是别开生面的创举;《第二碑》取材现实生活,用了大量的乡人之语,为勇于突破陈规的有益尝试;至于《雪中人》中用戏中串戏的手法扮演了刘三姐式的对歌,更是当时剧坛的罕见创举。他的诸种剧作在同时期的作家当中地位是较高的,并对以后的剧作家产生过好的影响。因此,对蒋士铨戏曲不能脱离时代的特点与他本人的政治和文学观,去作过高的要求,而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给予恰当的评价。3. 蒋士铨在清代戏曲史上的显著地位已为大家所公认,历来评论者多将他列为正统雅部文人戏曲家,这确实把握了蒋士铨创作的基本面貌。但作为雅部戏曲的殿军,处在花雅之争、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蒋氏为挽救昆曲即将衰弱的境地,进行了一系列戏曲改革。他的作品十分注意戏曲排场的安排,适合舞台演出。关于藏园曲,有一种评论认为其文采斐然,典雅中正,却难以付诸歌台舞榭,批评其多为案头之作,不适合演出。本章节对“藏园曲退为案头之作”说进行了一番辨析,认为蒋氏戏曲可以算得上案头场上两擅其美,既是案头佳作,也适合剧场演出。

第三章,系本书的重点。蒋士铨以戏曲名世,其诗名几为所掩。但是,当初人们公认蒋士铨“最擅长者莫如诗”(王昶语),把他与袁枚、赵翼并举为“乾隆三大家”,又有人把他与黄仲则并举,以为当时“鼎足颇难其人”(谭献《复堂日记》卷二),这都表明时人对他诗歌的推崇。蒋氏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一些旌表孝子烈女节妇的诗作与应制诗占有一定的比重,一般来说,这些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封建伦理,有其不可讳言的缺陷。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类诗中,作者所描写的对象大都是下层民众,描写的事件大都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纯真感情,作者的创作心态是真实诚挚的,而其创作目的无疑包含着对那个污浊腐朽的社会与官僚阶层的针贬。“当代论诗品,清容第一流”(陈碧城语),可以说,士铨这类诗是他能不依傍他人而自立于乾隆诗坛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乾隆诗坛上,蒋士铨以其独具的诗风堪与袁、赵鼎足而立,毫无愧色。

第四章,清代是词的中兴时期,清初词坛主要有以朱彝尊为盟主的浙西派和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羨派,并一度呈现出“扬朱抑陈”的局面。雍乾间,词学者莫不奉厉鹗为主臬。同时继陈其年之后者,有兴化郑燮、铅山蒋士铨,颇以豪放见长,堪称阳羨词派的余风。蒋士铨的词取法陈维

崧，弦唱的是一派雄劲之调。《铜弦词》二卷以劲笔硬语多奇杰之气称于世，有“独绝”之誉。本章节拟从抒写骨肉亲情、咏物寄恨、咏史题画三个方面对藏园词作一番分析，并探究激昂慷慨、旷放洒落的藏园词风。

第五章，蒋士铨古文以人物传记成就最高，有人称誉说：“以班马之才，行杜韩之法，沉郁顿挫，变化错综。”^①在《忠雅堂文集》十二卷中，无论是序、说、传、论，还是铭、赞、书、跋，大都写得质朴无华，清晰流畅，其至性真情，流溢于行墨间，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第六章，蒋士铨既是著名戏曲家和诗人，又是评点文学名家。蒋氏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融入到评点对象中，通过评点，建立自己一套诗歌鉴赏与批评的法则。他的评点虽是片言只语，但也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理论见解，如同散金碎玉，其重要性也许逊于专题论文、论著，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八卷是蒋士铨在明代王志坚《四六法海》的基础上复加评点之作，目的在于示学者以作四六文之法，助士子以科举之用。蒋氏评点主要包括四六文作法和源流品评，多注重艺术风格与作家创作个性，推崇文气，充分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观。本章节初次对藏园评点文学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梳理。

汤学研究者郑培凯在其论著《汤显祖与晚明文化》自序中曾说：“近代研究明清诗文的学者，对汤显祖则少有问题。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研究清诗的钱仲联先生，他听说我喜欢汤显祖的诗歌，非常高兴，竖起大拇指，说：‘汤显祖的诗，写得呱呱叫。’我问他既然‘呱呱叫’，为什么没有人研究，他又为什么不研究？他回答说，虽然非常喜欢读，但不研究的主要原因，是不懂汤显祖的戏曲，而研究汤显祖戏曲的人又不懂诗，无法深入研究。”^②钱先生的话体现出前辈学者谨慎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因而著者在走笔时，有时更多的是一种惶恐不安。蒋士铨的文学创作成就显然非我等诗词文曲仅略知皮毛之辈能窥其堂奥，只是本着弥补学界关于蒋士铨研究的一种缺憾，使更多人能认知、理解蒋氏其人其作这一初衷，而斗胆对其进行全盘研究，然限于才学智识，本书中仍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面对昔日乡贤，实感汗颜！

① 吴嵩梁《石溪舫诗话》卷一。

② 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第5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5年版。

目 录

序（齐森华） / 1

绪论 / 1

第一章 蒋士铨家世与生平考述 / 1

第一节 家世 / 1

第二节 生平 / 8

第二章 蒋士铨戏曲论略 / 19

第一节 蒋士铨戏曲与江右文化 / 21

第二节 蒋士铨戏曲与传承创新 / 58

第三节 蒋士铨戏曲与乾隆曲坛 / 79

第三章 蒋士铨诗歌创作透析 / 99

第一节 清初至乾嘉年间诗坛概况 / 100

第二节 蒋士铨的诗学观 / 103

第三节 蒋士铨诗歌的精神意脉 / 110

第四节 蒋士铨诗歌的艺术特色 / 135

第五节 蒋士铨诗歌的影响与历史评价 / 143

第四章 蒋士铨词探微 / 149

第一节 “便将诗笔为词笔，热血填胸一洒之” / 150

第二节 “可容我，取而代” / 170

第五章 蒋士铨古文创作论 / 179

第一节 清初至乾嘉年间文坛概况 / 180

第二节 蒋士铨的文论观 / 183

第三节 蒋士铨古文的分类考察 / 190

第四节 蒋士铨古文的艺术特色 / 206

第五节 蒋士铨古文的评价与影响 / 209

第六章 蒋士铨评点文学摭谈 / 212

第一节 评点文学的渊源 / 212

第二节 蒋士铨的诗歌评点 / 214

第三节 蒋士铨的散文评点 / 221

附录 / 233

一、二百余年来蒋士铨研究综述 / 233

二、蒋士铨年谱新编(1725—1785) / 251

三、蒋士铨佚文辑补 / 281

主要参考文献 / 299

后记 / 306

第一章 蒋士铨家世与生平考述

第一节 家 世

蒋士铨先世居浙江省湖州府长兴县,本姓钱。蒋士铨曾说“余家先世姓钱氏”^①,“先世居长兴,代有显者”^②。查《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二载:“旧志表吴兴著姓曰:沈、钱、邱、钮。其所见甚不广。沈著于武康,为沈戎之后;钱著于长兴,为钱林之后。”复查《湖州府志》卷九十有载:“钱林,字元茂。汉建武中为谏议大夫。元始中王莽专政,来隐于平望乡陂门里梓山东造村,穿港开陌,俾水陆交通。层层盖山,高门面水,疏桐映井,密竹临池……子孙因家焉。”^③根据此二则材料,可知蒋士铨为汉谏议大夫钱林之后。

蒋士铨祖父名承荣,字静之,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国变,李自成占领北京,崇祯自缢死,之后清军大举入关,社会动荡不安。当时钱承荣 12 岁,在战乱逃难中被清将收留,后过继给铅山蒋圣宠为嗣,始改姓蒋。士铨有记曰:

先祖静之公讳承荣。家素封。年九岁,值明季土贼作乱,家人仓卒惊避,匿公巨榱中。时国朝定鼎,遣将平吴越,固山某公至钱氏宅,发榱得公,奇公状貌,挟之去。过玉山,历广信府,达铅山县。时蒋公圣宠为邑长者,与固山订交相友

① 蒋士铨《清容居士行年录》,引自《蒋士铨研究资料集》第 62 页。

② 蒋士铨《先考府君行状》,引自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第 225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本章凡引蒋士铨诗文均引自该本。

③ 转引自熊澄宇著《蒋士铨剧作研究》第 4 页。

善,年逾四十无子。固山遂以静之公为其嗣,于是始为蒋氏子。(《清容居士行年录》)

另洪亮吉所撰《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铅山蒋先生碑文》云:

先生讳士铨,字心余,一字茗生,江西铅山人也。先世吴越著姓,彭钱世家。祖讳承荣,年十数龄,值明崇祯甲申之变,莠楚无室,哀钱王之孙;宛童寄生,作蒋侯之裔。^①

士铨有《上冢诗》云:

我祖生吴兴,九龄值丧乱。全家避氛警,扃棧匿童卯。
大帅逐狼豕,挟以逾岭坂。于时我曾祖,誉望鹅湖冠。
张筵友卫霍,醉发征兰叹。爰乞灵芝芽,移植瑶阶畔。
嗟哉覆巢羽,卵翼恩无间。长松荫修萝,寄生成直干。

诗中所谓“爰乞灵芝芽,移植瑶阶畔”,和“碑文所云宛童寄生”,均有过继的含义。另据士铨《先考府君行状》云:

府君姓蒋氏,讳某,字非磷,号适园。先世居长兴,代有显者。先王父讳某,字静之,生怀宗六年癸酉。甫十二龄,天下大乱,甲申窜江西,为铅山人。顺治壬辰,娶先王母祝氏,生子三人:长汉先公讳基,次玉符公讳玺,次府君。

可知,士铨祖父20岁娶妻祝氏,生三子:基(号汉先)、玺(号玉符)及坚(号适园)。后来铅山蒋圣宠自生一子,蒋承荣即“以圣宠公命,自铅山移居南昌”(《清容居士行年录》),所以蒋士铨说:“后徙居省城,宅南昌县治。先王父赋性简厚,不善治生,而乐善好游,足迹遍五岳,谈海内山川如指诸掌。”蒋承荣由于不善营生,全家生活贫困,晚年与妻祝氏“长斋礼佛,不理世事”(《清容居士行年录》),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辞世,终年73岁。士铨祖母祝氏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辞世,享年83岁,敕封为太安人。《先考府君行状》载曰:“乙酉四月,丁先王父忧,殓殮称其财,

^① 《忠雅堂集校笺》第2489页。

七月葬于铅山梅山塘之墟，封树而归。”“(庚子)九月，抵南昌，入门慨然曰：‘吾客四方十六载，今行年四十有三矣。吾母八十三岁，尚及见我归，乐何如之！’历阶堂有棺，盖先王母于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已殂矣。”

士铨父亲蒋坚，字非磷，号适园。生而颖异，行侠仗义，一生可称颂事迹颇多，今举其一二，可窥一斑：

府君生而颖异，言家事侃侃如成人。七龄随叔祖恭伯公游于进贤门外之法云堂，入扉，有捕卒四五人坐庑下，言：“前夕某寺头陀为盗杀，寺离此不数武，今求贼处不得，奈何？”时诸僧方讽咒，府君私指谓叔祖曰：“杀人者，座上老僧也。”捕卒骇，叔祖呵曰：“童子勿妄言。”对曰：“吾视其面温而栗，视其行步徐而趾错，视其芒屨新浴而赭，且停声阴顾者三，以此知之，非妄也。”捕卒察之以为然，执捶之，尽得其词，遂牵去。

府君年十七，三月以事赴铅山，归阻恶风，泊余干之瑞洪镇。先是发舟时，有南昌少年附舟还，至是住二日，风益肆。诘朝少年忽登崖，饭后乃来。问与饮食者，曰：“有故人在。”由是每食必去，府君微验之，有饥色。心益疑，尾之。入张睢阳庙，见其两手抱肩，坐大钟下，呼之曰：“足下何为此态？告我，勿更闷。”少年哭曰：“予姓熊名白龙，寡母有侄为河口商，予家日窘，母命往以急告，不遇，反，寄食舟人。今无一钱，舟子不复能饭予，设风不止，是天亡我也。”……问其年，长府君一岁，乃约为兄弟。……府君视熊生曰：“相君非久饿者，而母即我母。我嫠人，有金三两，出为母寿，君其善为之。”

七龄之人，能从恐惧的面容、错乱的行止、新洗的草鞋及停声暗顾等行迹来辨别嫌疑凶犯，足见蒋坚的聪慧与异禀；路遇素不相识的同舟人，饥饿无食，即能慷慨解囊相助，并结拜为兄弟，蒋坚嵒崎磊落的胸怀可以想见。蒋坚的侠义行为及济贫救困、讲求实用的思想对蒋士铨的性格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蒋坚读书十分用功，“府君年十九，以读书积劳，呕血一斗，羸不胜衣”。至20岁，终于考上秀才，“丁丑八月，应童子试，县令某拔府君为第四人，人争才之。然府君试辄前茅，五困于学使，卒不售”。终究时运不济，困于学使，仕途坎坷，遂游幕一生。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届47岁的蒋坚始娶钟氏为妻。钟氏为南昌钟志顺女，钟志顺侨居余干瑞洪镇。两人的结合，还要归功于钟志顺。《忠雅堂文集》卷九《祭外祖滋生公暨妣李孺人文》中有载：